



中国

皇帝全书

馆藏本

九州图书出版

皇帝全书

中国 皇帝全书

(三)

林 鲤 主编

九洲图书出版社

唐肃宗诗文选

授裴遵庆黄门侍郎同平章事制

致君惟善，辅德在和，必俟三台之明，用增九鼎之重。彝伦所属，元气是调，乃眷公才，作予良弼。银青光禄大夫行尚书吏部侍郎上柱国河东县侯裴遵庆，体凝精粹，理畅黄中，学奥全经，词深大雅，行归于简，节固其贞，公辅之望攸先，古人之风非远，累阶朝序，久践天台，凡所弥纶，多为故事，咸有斯在，王本猷是经，庶宏翼善之功，克济艰难之运，登庸琐闼，参政两闱，宜辍山公之启，以光说命之求，可行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散官勋封如故。

授李鼎陇右节度使制

勇而有谋，是资兼领。有则益便，实仗宏才。开府仪同三司行凤翔尹兼御史大夫充本府及秦陇兴凤成等州节度观察使保定郡开国公李鼎，成用通明，智略深远，攻守之志，不惮勤劳，报效之诚，无忘夙夜。顷以岐阳近甸，王业大都，爰藉政能，委之镇缉。下车未几，克树奇功。寇盗底宁，声谣载洽。眷兹陇外，戎马要冲，时属艰虞，尤资式遏，制胜千里，谅在伊人。必当振我师徒，展兹筹画，兼弱攻昧，在此行焉。可持节都督鄯州诸军事鄯州刺史陇右节度营田等使，余并如故。

授李若幽朔方节度使制

保大定功，事资于宏量。坐筹决胜，政

总于中军。令在必行，寇不可玩。欲清小丑，须委大臣。中大夫守殿中监赐紫金鱼袋李若幽，宗室英髦，士林桢干，出忠入孝，抱质怀文，包果断之深谋，蕴韬铃之秘略，累登清贯，克振休声，名正西京，奸豪屏息，纪纲三蜀，邛樊义安。黎庶赖其强明，缙绅推其利用。今河洛之境，未殄余氛；晋魏之郊，比仍多垒，山河襟带，关辅要冲，东尽大行，南临魏内，拥旄亘野，精骑成群，必俟元戎，以清妖孽。静言其选，允谓当仁。地官高步于六卿，亚相作程于百辟。综斯剧务，朝选攸归，宜兼领护之权，以副师贞之吉。可户部书兼御史大夫持节充朔方镇西北庭兴平陈郑等州行营兵马及河东节度都统处置使镇于绛，仍赐名国贞。

加令狐彰银青光禄大夫鸿胪卿制

使持节滑州诸军事守滑州刺史摄御史大夫充滑毫相魏德贝六州节度使令狐彰，义勇无伦，忠贞有素，艰危效用，终始不渝。顷陷贼庭，忠诚屡达，来持汉节，壮志弥高。拔城变六月之师，破敌振三军之气，畴庸议赏，须越等夷。今淇澳未宁，河朔犹梗，廓清丑类，实属元戎，宜列职于中司，俾承荣于茂秩，登坛授律，藉尔良谋，献凯论功，伫闻嘉绩。可银青光禄大夫鸿胪卿使持滑州诸军事兼滑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滑毫相魏博贝六州节度使。

令谏官言事制

所设谏曹，欲闻讽议。允副从绳之望，须

成削藁之书。其谏官令每月一上封事，指陈时政得失。若不举职事，当别有处分。

授元载平章事制

天位惟艰，庙谟是切，委在公辅，正于四方，伫鼎实之能调，补衮章之有阙，眷求励翼，式允金谐。朝议大夫行尚书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上柱国许昌县子赐紫金鱼袋充度支等使元载，清明在躬，贞固干事，信必可复，文而不华，准绳朝端，金玉王度，不有其善，适观厥成。固是生灵之杰，咸推宰辅之器。执兹大政，叙以彝伦，建中于人，莫匪相尔，丹青神化，参议两闱。宜书一德之篇，俾协赓歌之美。可中书门下平章事兼集贤殿崇文馆大学士修国史，余如故。

诛张谦奴附子诏

周以五声听讼，汉以三章约法。自下讼上，败俗乱常，矫诬之词，妄称不轨，忿意之嫉，图有诛夷。朕处分中书门下，再令按问，备兹阅实，其妄告张谦奴附子，宜付凤翔郡，集众决杀。

还京减省供顿诏

圣人有作，弧矢爰兴，历代以来，征伐靡废。自逆胡已死。余孽犹存，所在蕃人，多以利合，亦有因事，便被胁从。朕誓雪国耻，余无所问，中夜痛愤，志安苍生。其假息偷生，披城自守，池鱼幕燕，何以喻兹。广平王及诸将，分队夹攻，迎军破败，横尸遍野，积甲如山，二十里内，可知多少，其中逼迫，同被杀伤。言念于兹，良深悯悼。今兵马乘胜，便取东京。平卢节度使兼领奚契丹五万，又收河北。天下之事，计日可平。缘京城初收，要在安百姓，又洒扫宫阙，奉迎上皇。以今月十九日还京，应缘供顿，务须减省，岂

忘艰弊，当别优赏，宣示百姓，今知朕意。

升龙州为都督府诏

江油旧壤，境带灵山，自狩巴梁，屡昭感应，眷兹郡邑，合有增崇。可昇龙州为都督府，赐号应灵郡。

答宰臣等请编皇帝奉迎上皇史册诏

荷社稷之灵，赖上皇之感，剪除寇盗，克复京都。浹辰之间，大勋允集，扫清宫阙，奉迎銮輿。昨自望贤宫得申拜庆，重欢侍省，深戴君父之恩，承顺尊严，固宜臣子之礼。卿等讷谟致理，翼赞成功，方告史臣，有惭薄德。

答李辅国请编皇帝奉迎上皇史册诏

朕恭承明命，亲总兵戎，扫欃枪之妖，拯生灵之患。宗社所祐，何往不克。虽兆自于艰难，而终盛于丕业。昨日星动顺，鸾輿回京，仰戴君父之恩，重欢待省之庆，拜迎之日，得展孝诚，特荷恩慈，多惭薄德，遂得祥风引饰，瑞雪洒途，宫阙生光，感应昭著。卿为朕心膂，夙夜忠勤，所请宣付史馆宜依。

答裴冕等请上尊号诏

朕以眇躬，敬承明两，比遭狂寇扰乱，宗社不宁，稟上皇至圣之谋，当仗钺秉旄之任，六师一振，残孽无遗。上皇厌彼代纷，弃兹人事，万邦之重，俾付朕躬，传授宝符，乃加徽号。朕再三固让，宝怀黽勉，恭膺典册，感庆良深。觉卿等来章，倍加祗惧，依卿等所请。

封鲁灵岐国公诏

特进太仆卿南阳郡公兼御史大夫权知襄阳节度事上柱国金乡县公鲁灵，蕴是韬略，副兹节制，竭节保邦。悉心陷敌。表之旗帜，分以土田。可开府仪同三司兼御史大夫，封岐国公，食实封二百户，兼京兆尹。

诛受贼伪官达奚珣等诏

人臣之节，有死无二，为国之体，将而必诛。况乎委质贼庭，宴安逆命，耽受宠禄，淹延岁时，不雇恩义，助其效用。此则可宥，法将何施，达奚珣等，或受任台辅，位极人臣；或累叶宠荣，姻联戚里，历践台阁，职通中外。夫以犬马微贱之畜，犹知恋主，龟蛇蠢动之类，皆能报恩。岂曰人臣，曾无感激，有靦面目，事于寇仇，乱臣贼子，何以过也？！自逆贼作难，倾覆邦家，凡在黎元，皆含愤怒，杀身殉国者，不可胜数。此等黔首，独背国恩，岂可列在崇班，荷兹禄位？不思君亲之分，唯与凶逆同心，受任于枭獍之间，咨谋于豺豕之辈。静言思此，情何可矜。朕志在含宏，法务宽贷。然凶恶之类，自招其咎，人神所弃，天地不容，原其本心，皆合殊死，就中情状，仍有处分。达奚珣等一十八人并宜处斩，陈希烈等七人并赐自尽。前大理卿张均特宜免死，长流合浦郡。

放宫人诏

国有五典，幽闭为重。刑有六官，明章内理。所以教之阴礼，诏之御服。至于衡紵统纒之事，任适于用，则有司存焉。顷年已来，仍遭寇盗。违其情性，则谪见天象。恣其供亿，则糜费国储。非以达冤烦振系滞之义也。宜放内人三千人，各任其嫁，其年老及疾患，如无近亲收养，散配诸寺安置，待有去处，一

任东西。仍各与一房资财，以充粮用，并委府县官勾当，勿使侵袭以成朕无为之化也。

安辑京城百姓诏

京城之人，久陷凶丑，亦既底定，莫非王臣。比屋可封唐之人，阖境皆戴商之旧。复以宗庙之器，府库之资，散在闾阎，紊于网纪。主守者缺以供事，窃取者冒其常刑。所以遣其捡括，必使详实，如闻小臣失所，遂使流言，寇攘资财，惊扰士庶。官吏不修其法，豪强横有纵暴。或得一官物，则破人家产。或捕一奸吏，则傍累亲邻。仍有不逞之徒，因此恐吓，大为侵暴。百姓冤苦，永言哀念，良深叹息。委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李岷勾当，诸使捡括，一切并停。妄有欺夺，宜即推捕奏闻，仍榜坊市，务令安辑，副朕意为。

追赠颜杲卿太子太保诏

故卫尉卿兼御史中丞恒州刺史颜杲卿，任彼专城。志泉狂虏，艰难之际，忠义在心，愤群凶而慷慨，临大节而奋发，遂擒元恶，成此茂勋。属胡虏凭陵，流毒方炽，孤城力屈，见陷寇仇，身歿名存，实彰忠烈。夫仁者有勇，验之于临难，臣之报国，义存于捐躯。嘉其死节之诚，未备饰终之礼。可赠太子太保。

放免被贼逼授伪官诏

朕闻古先哲王，慎罚以恤人命。胁从罔理，罪疑从轻。成汤有解网之仁，光武有焚书之令。盖惠彼至理，受其刑章，是以法不滥加，刑所以措也。间者时遭寇逆，患在干戈，衣冠之流，逼迫者众。事不获已，情稍轻焉。顷者委在三司，穷其五听。议重者累申刑典，稍轻者犹被勾留，况时久淹延，人皆窘乏，衣食且犹不给，家属又悉乖离。艰难之忧，无

甚于比。岂朕泣辜宥罪，作人父母之意耶？况恩泽频加，科条递减。原其事状，稍近平人。岂可尚议迁贬，穷其反侧？万方有责，罪实在予，一物失所，忧将谁属。永言悯念，用恻于怀。而两京官应被贼逼授伪官，三司所推问未了者，一切放免。其贼中守本官，至冬方选，曾受驱驰，既宽刑典，免其贬降，并至来冬放选。合得官时，仍委所司，量事轻重注拟。其已贬官者，续有处分。

贬房瑄刘秩严武诏

崇党近名，实为害政之本；黜华之薄，方启至公之路。房瑄素表文学，夙推名器，由是累阶清贵，致位台衡。而率性自任，怙气恃权，虚浮简傲者，进为同人，温让谨令者，捐于异路。所以辅佐之际，谋猷匪宏。顷者时属艰难，擢居将相，朕永怀仄席，冀有成功，而丧我师徒，既亏制胜之任，升其亲友，悉彰浮诞之迹，曾未逾时，遽从败绩，自合首明军令，以谢师旅，犹尚矜其万死，擢以三孤。或云缘其切直，遂见斥退。朕示以堂案，令观所以，咸知乖舛，旷于政事。诚宜效兹忠恳，以奉国家，而乃多称疾疹，莫申朝谒。郤犨为政，曾不疾其迂回，亚夫事君，翻有怀于郁快。又与前国子祭酒刘秩前京兆少尹严武等，潜为交结，轻肆言谈，有朋党不公之言，违臣子奉上之体，何以仪刑王国，训导储闾。但以当践台司，未忍致之于理。况秩武遽更相尚，同务虚求，不议典章，何成沮劝。宜从贬秩，俾守外藩。瑄可邠州刺史，秩可阆州刺史，武可巴州刺史，散官封如故，并即驰驿赴任，庶各增修。朕自临寰区，荐延多士，常思聿求贤哲，共致雍熙，深嫉比周之徒，虚伪成俗，今兹所遣，实属其辜，犹以瑄等妄自标持，假延浮称，难周行且悉，恐流俗多疑，所以事必缕言，盖欲人知不滥，凡百卿士，宜悉朕怀。

答郭子仪上天子信宝诏

我国家卜代悠久，历数无疆，明神降休，灵贶斯格，昌符兆发，宝印呈祥。皇帝之徽号既彰，天子之鸿名又信。斯宝累圣致感，上元垂裕，岂朕薄德，所敢当仁。卿国之大臣，获斯嘉瑞，光我盛礼，何庆如之。

铸一当十钱诏

钱货之兴，其来久矣，代有沿革，时为重轻。周兴九府，实启流泉之利。汉造五铢，亦宏改铸之法。必令小大兼适，母子相权。事有益于公私，理宜循于通变，但以干戈未息，帑藏犹虚。卜式献助军之诚，宏羊兴富国之算。静言立法，谅在便人。御史中丞第五琦奏请改钱，以一当十。别为新铸，不废旧钱，冀实三官之资，用收十倍之利，所谓于人不扰，从古有经。宜听于诸监别铸一当十钱，文曰乾元重宝，其开元通宝者依旧行用，所请采铸捉搦处置，即条件闻奏。

赠贺知章礼部尚书诏

故越州千秋观道士贺知章，器识夷淡，襟怀和雅，神清志逸，学富才雄，挺会稽之美箭，蕴昆冈之良玉，故飞名仙省，侍讲龙楼，常静默以养闲，因谈谐而讽谏。以暮齿辞禄，再见款诚，原追二老之踪，克遂四明之客，允叶初志，脱落朝衣，驾青牛而不还，狎白衣而长往。丹壑非昔，人琴两亡，惟旧之怀，有深追悼，宜加缛礼，式展哀荣，可赠礼部尚书。

禁藉田雕饰农器诏

古之圣王，临御天下，莫不务农敦本，宝俭为先。盖用勤身率下也。属东耕启候，爰事藉田；将欲劝彼蒸人，所以执兹耒耜。如闻

有司所造农器，妄加雕饰，殊匪典章。况绀轡纛，固前王有制崇奢尚靡。谅为国宥疵，静言思之。良用叹息。岂朕法尧舜重茅茨之意邪？其所造雕饰者宜停。仍令有司依农用常式，即别改造，庶万方黎献，知朕意焉。

命郭子仪充东京畿等道元帅诏

时属艰难，用勤师旅，元帅之任，必藉庙谋。苟非人杰，孰允斯寄。司徒兼中书令朔方节度副大使子仪，风云有感，星象降生，秉文武之姿，怀经济之器。自凶狂构祸，区宇未宁，蕴忠贞以立身，资义勇而成务，加其识度宏远，谋略冲深，张飞乃万人之敌，郤縠是三军之帅，故能扫清强寇，收复二京，建兹大勋，成我王业，虽少康嗣位，夏靡赞其功，光武中兴，邓禹集其事。以今观古，未足多之。但以氛祲未清，军戎是急，爰求硕德，仗以师贞，宜承重委，克济多难。可充东京畿及山南东道并河南诸道元帅，仍权知东京留守。

推恩祈泽诏

古之哲王。临御区夏，莫不好生慎罚，以理人命，故易称缓死，书贵恤刑，所以乐时布和，奉天育物者也。朕恭守丕绪，祇膺皇极，顺时调气，庶钦若于元枢，旰食宵衣，每忧勤于黄屋。顷自献春之后，膏液稍愆，言念人时，或稽政术。虽离毕之应，未获滂沱，而滋萌之渐，亦步沾沐，是用申兹渥泽，助彼发生，宜崇宽大之典，俾达阳和这气。其天下应合死罪，特降从流，流已下罪放免。其事缘反逆造伪头首情状难容者，所司详议闻奏。其流移左降该恩合量移者，宜令所司即类例处分。朕为人父母，义当亭育，时有或愆于令，物有不遂其生。敢怀自逸之志，实受在予之责，但以凶徒尚阻，戎旅多虞，致使黎庶不堪，徭役未息。虽国家之事，休戚

当同，而君父之诚，宁忘愧恻。况春农在候，田事方兴，百姓之间，固须优恤。天下州县应欠租庸课税传马粟贷粮种子余巢变税，及营田少作诸色勾征纳未足者，一切放免。其正义等仓及诸色摊征，亦宜准此。其至德二载十二月三十日已前，和籴和市并负欠官物，及诸色官钱欠利常平义仓欠负五色，一切放免。州县百姓，顷属军兴，户口之间，不无流散。宜令州县长官审加勘责，且立簿书，据见在户征课税。其逃亡者，别立文案，设法招辑，终年类例，以为褒贬。如勘责虚望，所繇官长并节级科贬，其所繇典正等，先决六十，仍罚效力。其百姓先逃散即能还者，并每季申省，给复三年。其逃户有田宅邸店堪充课税者，宜令所繇即为租凭，不得因兹妄有欺隐，主到即郤令分付。比者不急之务，寻已诏停。如闻所司未全减省，载求人瘼，深切朕怀。固当革弊息人，励精为理。自今已后，内外不得别有征求，妄为进奉。诸色人力役造作，非军国灼然要急及诸色率税，亦一切并停。太常寺音声。除礼用雅乐外，并教坊音声人等，并仰所司疏理，使敦生业，非祠祭大祀及宴蕃客，更不得辄有追呼。其内将作少监及诸供司工匠等，各仰长官逐要量留，余者并委御史台专加纠察，如有违犯，具录奏弹。宣示中外，令知朕意。

节减常膳服御诏

朕闻古者皇王，秉时致理，莫不上稽天象，下顺人心，所以革弊移风。推诚布化也。朕自纂膺鸿业，再复寰区，何当不勤已励精，兢兢业业，一物失所，爰轸纳隍之忧，四方未亨，深怀馭朽之惧。顷虽洽革之令，随事每下，而弛张之要，未得其宜。遂使人瘼尚繁，寇虞犹梗，有乖政本，谅在朕躬，用怀酌损之仪，庶叶维新之典。自今已后，常膳及服御等物，悉从节减，周身之外，一切并停。武德中尚作等坊，除造赏物赐蕃客将士

器物，及军戎祠祭所要，余并停。

删除律令诏

刑狱之典，以理人命，死无再生之路，法有哀矜之门，是以讼必有孚，刑期不用，周穷五听，天下所以无冤，汉约三章，万人以之胥悦。言念钦恤，用诸不变。自今已后，诸色律令，杀人反逆奸盗及造伪十恶外，自余烦冗，一切删除，仍委中书门下与刑部大理法官共详定，具件奏闻。

申明赏罚诏

百姓之间，务在优恤。前诏已有处置讫，其或事妨于政，法害于人，尚有因循，理资改革。前后诏命，非不丁宁，至于颁行，多有掩蔽盖缘赏罚未著，所以恩信或稽。自今已后，如有奸吏弄法，割剥黎元，因公徇私，害物伤政，委御史台访察，具状弹奏，当议刑章，比缘军国务殷，或宣口敕处分，诸色取索及决配囚徒，虽务从权，实为乱政。自今已后，一切并停，如非正宣，并不得行用，中外诸务，各归有司。英武军虞候及六军诸使诸司等，此来或因论竟，即行追摄，既紊纲纪，复扰氓黎。自今已后，一切须经台府。如所繇处断不平，即任具状奏闻。京城诸色所繇，先缘与逆贼追捕，比今招捉，矜其迫胁，一切并放。其受贼伪官人庄宅不合收纳者，一切并还。如有已将借赐，即准估量还价直，仍委所繇勘会处分。赏罚二柄，国之大纲，令在必行，人则无滥。自今已后，朝廷及军府，畴庸议罪，宜各精详。如举或因情，事有不当，所繇长吏，必寘严典。王师所往，为人除害，必使秋毫不犯，信义俱明。如闻比者诸军，有乖于此，或干戈之下，杀戮无辜，或营垒所经，恣行暴虐，乃貽怨毒，岂曰安人？！自今已后，各委本将，严加训誓，明申赏罚。倘师徒不搅，则凶丑自平，如有

违犯，悉从军令，其御史台所欲弹事，不须更进状，仍服豸冠。所被弹劾，有称仇嫌者，皆冀迁延，以求苟免。但所举当罪，则仇亦不嫌。如宪官不举所职，降资出台，僥涉阿容，仍重贬责。今残妖未殄。国步犹艰，共体至公，以康庶政。朕推诚御物，与众共之。四海之人，皆朕耳目，则何功不就，何化不成，思与苍生，臻夫至道，下诏之后，百司及诸州府，事有非便，文有不该，仰各条件奏闻，即当厘革。宣示中外，知朕意焉。

求言诏

昔公卿面谏，载在简册，令仆陛奏，亦惟旧章，所以下竭其忠，上闻其过，君臣同德，岂不盛欤？公卿已下，有能论时政之非，箴朕躬之阙，有益于国，有利于人，宜书昌言，以救时弊。朕必当行，终无讳者。朝廷用一人擢一职，或有不当，亦任奏论。京文武五品已上正员清资官，各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一人，任自封进。两省官十日一上封事，直论得失，无假文言，冀成殿最，用存沮劝。

命赵王系充天下兵马元帅诏

握兵之要，古先为重；命帅之道，心膂攸凭。是知靖难夷凶，必资于金革；总戎授律，实仗于亲贤。盖将底宁邦家，保息黎献者矣。朕以薄德，纘承鸿绪。往属元凶暴乱，中夏不宁。上凭宗社之灵，下藉熊罴之力，由是廓清咸洛，拯此生人。顷以河朔残妖，尚稽天讨，蛇豕窃依于城堡，涂炭久被于齐氓。朕为人父母，宁忘闵念？虽好生息战，每冀其归降，而余孽昧恩，靡闻于悔祸，所以轩后亲征于獯鬻，周文致役于昆夷。古之用兵，盖非获已。赵王系，幼稟异操，夙怀韬略，负东平之文学，蕴任城之智勇，性惟忠孝，持爱敬以立身，志尚权谋，有经通之远智。知子者父，方有属于维城。择能而授，俾克申

于戎律。且凶徒嘯聚，頗歷歲時，惡既貫盈，理當撲滅。君親有命，可不敬乎？俾展龍豹之韜，永清梟獍之類。可充天下兵馬元帥，仍令司空兼侍中鄭國公光弼副，知節度行營事，應緣軍司署置，所司准式。

加恩處分流貶官員詔

刑政之本，皇王大要，政事或失于厥中，帝道則乖于御下。王者持平慎恤，蓋在于此。朕纘服洪緒，躬臨庶政，何當不內軫泣辜之念，外覃解網之恩。詔書所下，期于必當，往以衣冠之伍，受職賊中，量其重輕，俾申貶黜，比聞三司處置，未甚均平。或同科之中，升降有異，或謫任之所，風宜不一。頗招情故，殊非至公。是以縉紳之間，不無竊議。有司奉法，其若是邪。又流降量移，久申詔令，省司類例，事亦稽遲。遂使嶺嶂逾時，積流荒之嘆，雨露凝澤，壅如絲之旨。逖听遐迹，頗聞咨嗟，斯乃主者怠官，甚無謂也。宜令中書門下類例三司先所貶官，各據科目，均平改擬。仍審勘前後制敕，應合沾恩，並速處分，准制合量移人，亦令吏部速比類聞奏。又緣頃經逆亂，中夏不寧，士子之流，多投江外，或扶老携幼。久寓他鄉，失職無儲，難歸京邑。眷言惻念，實惻于懷，宜令中書門下牒本道責取名品，應五品已上官并即與進取。六品已下官合序用名品可收者，亦量才叙用。仍據中外員闕，均听授官。其授京官者，仰本道勾當裝束，即令赴京。授外官者，各令之任，余不合授官，是士流者，所在州縣一切安存，無害公私，勿令干預。

申戒刺史考察縣令詔

朕聞效官者必量力而授任，致理者亦擇才而簡能。況風化之源，本資于長吏，升降之義，用明于朝典。古之建萬國，親諸侯，蓋以撫綏黎民，宣布王化，則今之令長，古稱

子男，矜孤恤寡，均徭省賦，皆是職也。朕以薄德，恭膺寶位，屬殘孽猶聚，戎軍未戢，雖忱國之計，且務于濟時，而恤人之心，每深于惠物，將求厚俗，必在審官。至于刺史治中，皆制命所授，辨其材術，蓋在朝廷。先令中書門下，精加擇訪，務德惟良，如非理人之材，并即量宜改授。且諸縣令，員數應多，如聞處理之間，廉平者少，或使司所奏，以功見稱，或主司所擬，循資而授。儻乖任用，空忝親人，或有案牘之間，曾未閑于令式。征賦之際，皆委任于胥徒。繇是吏轉生奸，遂為蠹政，人不堪命，因而失業。興言及此，良用怆然。夫易柱以調弦，聲之和也。革弊而从理，政之體也。漢宣帝曰：與我共理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因知方岳之任，足以委黜陟之權矣。凡諸道節度，皆職備防戎，政在理兵，豈遑廉問。必令郎官御史，分命巡察，則秉驛暫往，難于委知。諒無益于澄清，反有增于勞擾。其天下縣令，各仰本州府長官審加詳察。如有衰耄暗弱，或貪財縱暴，不閑時政，為害于人，并具名錄奏，即與改替。其才職相當者，并依旧奏定。已后有不稱者，所繇官長，量加殿黜。庶理人之職，無或謬焉。又入仕之流，本期展用，且無事實，豈可徒勞。今員外之官，所在甚眾，既不厘務，空效馳驅。將適鄉閭，復拘職守，念其旅寓，良可優矜。應州縣見任員外官，并任其所適，計秩滿后，各與成資，仍于本色內減一兩選與留。其先緣罪累貶授者，不在此限，如如員外官中，材識干濟，曾經任使，州縣所資者，亦任量留。上州不得過五人，中州不得過四人，下州不得過三人，上縣已上不得過一人。古之任官，必寄成政。如長吏數易，則綱條不恤，所以人懷苟進之心，俗靡居常之業。比者或開此弊，實謂未便于時。自今已后，刺史縣令，更不得數有移改。善政聞于上，則當議擢遷，如道失厥中，亦自申懲減，黜陟之道，固有彝章。又比來刺史之任，皆先奏州縣官屬，苟為改作，孰免顏

情。自今已后，除带刺史判官外，一切不得奏改官吏。到任之后，察有罪累及不称职者，任具状奏闻请，然后无所与替。其刺史非兼节度但有防御使者，副使判官委于本州官中推择，亦不得别奏人，并委中书下。著为常法。庶使官无失位，政有常经。宣示天下，宜知朕意。

亲征史思明诏

昔昆夷作患，周宣兴薄伐之役；陈豨称乱，汉祖发亲征之师。盖所以禁暴除凶，取威靖难。上以保宗社，下以拯黎元。古者帝王，兹道无替。顷者禄山称兵构逆，背义负恩，恶既贯盈，寻已殄灭。而思明残寇，尚敢挺妖，聚其蜂蛰之余，邀我雷霆之伐。朕以干戈屡动，黎庶未康，繇是按甲延诛，冀其来格，而乃窃兵干纪，自取灭亡。副元帅光弼，纠率锐徒，恭行天罚，爰启绛宫之略，克摧青犢之师，曾未浹辰，大破凶党。此皆穹昊垂祐，宗社降灵，是以戎律用贞，祸淫斯在。如闻蓬艾之下，蚊蚋犹虞，故当乘破竹以追奔，同燎原而扑灭。朕为人父母，深念涂炭，是用大整戈矛，方申吊伐，抚绥河雒，以致和平。即以今月十七日幸东京，率六军取北路进发，但巡幸所过，自有行营，应缘祗供，并有司自办。其路次州县，一切不得别有征敛，亦不得辄有进献，及时新野味等。王公以下文武从官，每顿主人供蔬饭，不得辄置鱼肉饼果及铺设，亦不得妄差人力，别有祗承。行从官及州县所繇，有如违犯，王公以下五品以上，具名录奏，当日贬官，余并从军令，仍令知顿使左右巡使御史相知纠察，具状弹奏。如涉阿容，及不能举奏，所繇议在必行，毋貽后悔。仍令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第五琦充置顿使，应行幸供拟，及兵马粮料，绩搏节作条件奏闻。其从官委中书门下定名录奏，务从减省，不欲劳烦。宣示中外，宜知朕意。

答文武百官表贺河阳陕东破贼诏

朕为人父母，时属艰虞，东夏不康，近郊多垒，除妖扑燎，戒马交驰，父出夫行，征徭未息，蓬头汗甲，今已累年。忧我人斯，寝兴诚切。达精诚于天地，委长策于庙堂。宗社假灵，王师克胜，残逆穷搏，聚而相持，造舟横河，树栅凭岸，一鼓齐进，应时殄荡，陕东连捷，吉语骤来，平贼安人，指期可待。自古王者，得神以兴，城梁不假于人功，士马或称于幽赞，休征斯在，灵应不违，凡百具寮，相同庆慰。

授萧华魏州刺史诏

萧华素有材能，擢居省闕，闲者见迫狂虏，陷于艰危，遂能徇节本朝，乃心王室，潜通诚款，以表忠纯。杀身独难，通其不死之理。行权有赏，道其归有之心。终以见疑，妄遭禁锢，事则昭著，理可甄明。今魏郡既收，疲氓思义，黔黎载请，允叶人心。宜更剖符，仍思御侮。可魏州刺史。

赠李嗣业武威郡王诏

临难亡身，为臣之大节，念功加赠，经国之常典。故卫尉卿兼怀州刺史充北庭行营节度使虢国公李嗣业，植操沉厚，秉心忠烈，怀干时之勇略，有戡难之远谋，久任边陲，备经任使。自凶渠构乱，中夏不宁，持感激之诚，摠骁果之众，亲当矢石，频立勋庸。壮节可嘉，将谋于百胜，忠诚未遂，空恨于九泉。言念其功，良深悯悼，死于王事，礼有可嘉。宜增裂土之封，用广饰终之义，可赠武威郡王，其赠及缘葬事，所司倍于常式，仍令官给灵举，递还所在，以其子佐国袭其官爵，实封二百户。

大祀用上元舞敕

今已后，圆丘方泽太庙祠享，然后用此舞，余祭并停。

供祠祭上元舞，前令大祠享皆将陈设。自

代宗李豫

唐代宗李豫，是唐肃宗的长子，开元十四年（726）十二月十三日生于洛阳上阳宫，取名李俶。十五岁时被封为广平王。安禄山叛乱后，李俶跟随唐肃宗在灵武招集部队，被任命为天下兵马元帅，诸将都隶属元帅府。当时，唐肃宗刚刚继位，兵弱将寡，李俶躬身下士，抚怀流散，没多久就招兵数万人。当时，安禄山已经攻占了长安，声势大振，唐朝的军队多数不敢与叛军交战。李俶组织勇敢之士阻挡叛军，多次把叛军挫败，士气为之大震，唐军对叛军的战争有所转机。以后，回纥叶护王子率兵援助唐军，李俶与他结拜为兄弟，合兵进击叛军。757年，李俶、郭子仪率朔方等地的军队以及回纥、西域兵共十五万，从凤翔出发，进攻长安。叛军大败，逃出潼关。李俶率军攻入长安，令行禁止，秋毫无犯，甚得民心。唐军攻克长安后，李俶又率军进攻洛阳，叛军首领安庆绪（安禄山之子）弃城逃往河北，唐肃宗回到京师后，封李俶为楚王。

乾元元年（758）三月，李俶改封为成王，不久又立为皇太子，改名李豫。上元末年（762），唐肃宗患病，李豫往来侍病，十分周全。肃宗的病情日重一日，张皇后（即张良娣）无子，她惧怕李豫功高难制，便暗中接越王李係入宫，阴谋废立。一切准备就绪，张皇后矫诏召李豫，图谋陷害，宦官李辅国、程元振知道后，随从李豫入宫，以防有变。这天夜里，李辅国等人率领军队逮捕了越王李

係，又囚禁了张皇后。唐肃宗知道后惊恐而死，李辅国、程元振等乘机杀死张皇后，拥立李豫即皇帝位，李豫就是唐代宗。

唐代宗即位时，叛将史思明已被其子史朝义所杀，史朝义占据洛阳。代宗即位后，再次向回纥请求援助，其时，回纥葛勒可汗已死，子登里可汗在位，应召率兵来会攻洛阳。唐代宗又任命长子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仆固怀恩为副元帅，进攻洛阳。唐军与史朝义在洛阳北郊大战，史朝义败逃河北，叛军部将多降唐。次年史朝义穷蹙自杀，安史叛乱全部平息。

唐军收复洛阳后，回纥军入城杀掠，洛阳城内，火光冲天，号声动地。回纥军抢得大量财物，都送到河阳，并派军看守。次年，登里可汗率军回国，又怂恿部下沿途抢劫，唐朝的地方官吏稍有不周，即遭杀害。可是，唐代宗为报答回纥助战，不但不予以制止，反而一再迁就，企图以忍让换得和回纥的友好关系。

安史叛将降唐后，唐代宗便以为大功告成，天真地认为从此可以天下太平、民安年丰了。763年七月，改元广德，大赦天下，安禄山、史思明的旧将、亲族一律不追究责任，各级官吏也都封爵加官，并规定自此以后，刺史三年、县令五年就可升职，普通百姓也相应的减免赋税。如此一来，安史旧将一变成成为唐朝的节度使，形成了新的藩镇。张忠志原是安禄山的部下，唐朝给他成德军节度使

的名义，统治原有的恒、赵、深、定、易五州之地，并赐姓名为李宝臣，藩镇成德镇从此成立。接着唐代宗任李怀仙为检校兵部尚书兼侍中、武威郡王、幽州节度使；田承嗣为检校户部尚书、魏州刺史、雁门郡王、魏博等州防御使。他们在各自的辖区内扩充军队、委派官吏、征收赋税，成为地方割据力量。特别是成德、魏博、幽州三镇是唐朝中后期最大的割据势力，称为河朔三镇。唐代宗不仅给予河朔三镇以很高的待遇，对其他割据者也一再姑息。卢龙节度使李怀仙，为部将朱希彩所杀，代宗就任命朱希彩为节度使。希彩部下又杀希彩，推经略副使朱泚为帅，代宗又让朱泚做了节度使。相卫节度使薛嵩死后，十二岁的儿子袭职，其子又让位给叔父薛萼，唐代宗听之任之。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公然为安史父子立祠，号为四圣，并向唐代宗索要宰相之职，代宗竟遣使慰谕，授他平章政事。代宗的羁縻政策，使得地方节度使肆无忌惮，他们“虽称藩臣，实非王臣”，在政治、军事、财政上都完全独立，实际上是各自独立的封建军阀王国。他们的职位或父子兄弟相袭，或由部下推戴自称“留后”，强迫唐王朝予以承认。他们在地方上又自署官吏，鱼肉人民。各藩镇之间也往往相互勾结，甚至结为婚姻，互为表里。他们既为争夺地盘相互厮杀，又为维护自身利益，对抗中央而连成一气，对唐中央政府形成极大的威胁。由于唐代宗对藩镇的姑息和唐中央政府的腐败，中央的权力越来越小，唐代宗对地方节度使也就无可奈何了。

唐代宗时，境内藩镇割据局面已经形成，西部的吐蕃也不断侵扰，唐不得不抽掉主要兵力到京西防备吐蕃秋季入侵，称为京西防秋。

吐蕃是藏族人的祖先，很早就在我国青藏高原一带过着农耕和游牧生活。10世纪前期，其首领松赞干布统一了诸部落，建立了强大的奴隶制政权。唐太宗时期，应松赞干

布的请求，曾派人护送文成公主入藏与松赞干布完婚，此后，唐朝和吐蕃的关系日益密切。在松赞干布以后，吐蕃开始和唐朝发生激烈的战争。龙朔三年（663），吐蕃攻占了今青海地区，消灭了唐的属国吐谷浑。不久，吐蕃又侵入西域和剑南地区。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政府调集各地军队进行讨伐，西北边兵也参加了征讨叛乱战争，边镇上只留下一些弱兵残将。强大起来的吐蕃却于756年乘机攻取石堡城，进取唐陇右（节度使驻鄯州，青海乐都县）、河西（节度使驻凉州）两镇。唐代宗即位后，吐蕃对唐的争夺有增无已。广德元年（763），吐蕃率领吐谷浑、党项、氏、羌共二十余万人入大震关（今甘肃陇西县），攻泾州，刺史高晖以城降，并为吐蕃作向导，引吐蕃大军直指奉天（今陕西乾县）、武功等地，唐兵溃败，京师大骇。唐代宗命李适为关内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到咸阳抵御吐蕃。时郭子仪正闲居在家，得令后急忙召募二十骑，赶赴咸阳。此时吐蕃军已逼近长安，唐代宗仓猝不知所为，急忙逃往陕州。第三天，吐蕃入长安城，立广武王李承宏（金城公主侄）为唐帝，逼前翰林学士于可封做制封拜。吐蕃军在长安城掠夺府库钱财，焚毁居民房屋，繁华的长安城顷刻间变得满目疮痍，一片凄凉。吐蕃军还企图掳掠城中士女百工，准备整军归国。郭子仪用少数兵卒，虚张声势恐吓吐蕃，吐蕃军据城十五日，惊慌出城，退走原（今宁夏固原县）、会（今宁夏中卫县）、成（今甘肃成县）、渭（今甘肃陇西县）一带，窥伺时机。同年，吐蕃又攻入剑南道的松州、维州、云山城、笼城等地，唐政府受到吐蕃的严重威胁。

广德二年（764），仆固怀恩叛唐，引吐蕃、回纥等数十万人进攻长安。仆固怀恩，铁勒族人，安史之乱时从郭子仪、李光弼作战，屡立战功，曾与回纥兵击败史朝义；官至河北副元帅、朔方节度使等职。他自恃功高，不

满意朝廷对他的待遇，加之朝廷对武臣猜忌，总想收回兵权，这就更使他对朝廷不满。广德二年（764），唐代宗命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朔方将士闻知，欢欣鼓舞，纷纷离开仆固怀恩欢迎郭子仪。仆固怀恩率兵三百逃至灵武，收拾散兵，招引吐蕃、回纥来攻。十月，仆固怀恩引吐蕃二万犯邠州，节度使白孝德闭城拒守。不久，叛军进犯奉天，京师戒严。代宗命郭子仪率军御敌，先锋部队攻破吐蕃军营，俘斩百余。郭子仪屯重兵于泾阳，吐蕃军挑战，子仪不出。此时，剑南、严武已攻破吐蕃盐川城。仆固怀恩与吐蕃军惧怕失去后援，不战退兵，京师之围遂解。

永泰元年（765）九月，仆固怀恩又引回纥、吐蕃、吐谷浑、党项等数十万人入侵，至鸣沙（今宁夏中卫东）暴病而死，吐蕃军大掠男女数万人，焚舍而去。同年十月，吐蕃军至邠州，与回纥相遇，合纵入侵，兵逼奉天。郭子仪说服回纥，使回纥与唐联兵，共扼吐蕃。不久，郭子仪的先锋白元光与回纥军一起在灵台县之西击败吐蕃，斩首五万余级，仆固怀恩大将仆固名臣也率千骑降唐，吐蕃退军，形势有所缓和。唐代宗下诏税百官钱、绢十万以赏回纥。

大历五年（770）五月，在甘肃徙置民众于山险要害，用以防备吐蕃的入侵。九月，吐蕃进犯永寿。大历八年（773）八月，吐蕃寇灵武，抢掠而去。幽州节度使朱滔率五千骑请河西防秋，代宗令赴泾州行营。十月，吐蕃寇泾州、邠州。郭子仪部先锋将浑瑊与吐蕃战于宜禄，唐师不利。浑瑊与泾原马磷合力作战，吐蕃军始溃败而去。不久，郭子仪率军击败吐蕃十万大军，唐军取得重大胜利。

大历九年（774）四月，代宗命郭子仪等大阅兵师以备吐蕃。代宗又下诏各地出资备边，以供防秋之用。规定各道的防秋兵马数，淮南 4000 人、浙西 3000 人、魏博 4000 人、昭义 2000 人、成德 3000 人、山南东道 3000 人、荆南 2000 人、湖南 3000 人、山南西道

2000 人，岭南、浙东、浙西都规定了防秋兵马数。因路途遥远，往来增费，又令各道根据本道兵马数多少交纳一定资财，多者多纳，少者少纳；每年秋收后送往上都。

大历十一年（776）春，剑南节度使崔宁大破吐蕃二十万，斩首万余级，生擒首领千余人。四月，西川破吐蕃于望汉城。擒蕃将大笼官论器然。十二月，西川崔宁又在西山大败吐蕃，斩首八千，生擒九百人。大历十三年（778）四月，吐蕃寇灵州，朔方留后常谦光击败吐蕃。六月，吐蕃又进犯盐州、庆州。同年，回纥登里可汗为了掠夺财物，也进寇太原，杀唐军民万余人，纵兵大掠。唐代州都督张光晟击败回纥兵，登里可汗才退走。唐代宗为了集中力量抵御吐蕃，对回纥的无礼采取忍让态度，力求保持和好关系。

唐代宗在位期间，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防御吐蕃的入侵，但由于节度使各自独立，难以驾驭，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吐蕃在对唐战争中，也时胜时负。吐蕃虽然处在强盛时期，但要消灭一个虽然腐败却十分庞大的唐朝也绝非易事。整个代宗朝，唐与吐蕃的战争，互有胜负，双方都耗费很大。此后，吐蕃走向衰亡，唐王朝也日趋软弱。

代宗受宦官李辅国、程元振的拥立才得以称帝，即位后对宦官李辅国、程元振十分宠信。但李、程自恃定策有功，越加专横，对代宗的统治构成了威胁。

代宗即位后，李辅国自命为定策功臣，专权用事，甚至不把代宗放在眼里，他竟对代宗说：你但居禁中，外事自有老奴处分。意谓要独专大权。代宗听后，心中怏怏，很不高兴，但李辅国握有兵权，只好表面上以礼相加，尊其为尚父。未几，又加司空、中书令。宦官程元振也任为左监门卫将军。李、程二人在朝廷上专权用事，排斥异己，礼部尚书萧华与李辅国不和，被贬为峡州司马；左仆射裴冕为程元振所忌，被贬为施州刺史，代宗爱莫能助，无可奈何。

李、程二人同在朝廷，也不免勾心斗角。程元振暗中向代宗提出惩治李辅国，代宗早有此意，正愁无从下手，有元振的支持，也就胆大了。不久，解除了辅国的行军司马职，迁居外第。代宗又与元振商议，密派牙门将杜济，刺杀辅国。

李辅国被杀，程元振任骠骑大将军。独揽大权，专政自恣。当时，安史之乱已经平息，唐代宗论功行赏，奖掖群臣，正副元帅及各道节度，悉赠官阶。唯山南东道节度使来瑱，因与程元振有隙，程竟诬告他与安史通谋，不但没有受赏，反而被流放播州，不久赐死。来瑱冤死，其部将大为不平，共推兵马使梁崇义为统帅，号称为来瑱报仇，要求为来瑱讼冤，唐代宗无力讨伐。不得不下诏以功臣礼节改葬来瑱。

唐代宗时专权用事的宦官还有鱼朝恩。鱼朝恩，泸州泸川（今四川泸县）人，肃宗时任禁卫军指挥，代宗时，任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等职。广德元年（763），仆固怀恩叛唐，后来在鸣沙（今宁夏中卫东）暴病而死，部将范志诚继续率叛军进攻泾阳，唐代宗下制亲征，鱼朝恩以平叛为名，大索士民私马，凡城中男子，皆征作禁兵，弄得人心惶惶，争相逃匿。

鱼朝恩专权，势倾朝野，十分骄横，甚至连唐代宗也不看在眼里。鱼朝恩有一养子任内给使，曾与同事发生纷争，回家后告之朝恩，朝恩即带养子入见代宗，要求代宗赐给紫衣以提高养子身份。恰巧有一内监手捧紫衣站在一旁，不等代宗允许，即随手取来紫衣，递给养子。代宗虽有不乐，也只好强颜作笑。宰相元载看准时机，要求皇帝铲除朝恩，代宗许诺。元载得到代宗的支持后，制订了惩治鱼朝恩的方案。这一年的清明节，唐代宗在殿内设置酒宴，宴请亲贵，元载突然带人闯入，将鱼朝恩逮捕，由唐代宗当场历数其罪状，并下令朝恩自尽。朝恩不服，欲进行狡辩，元载早安排人上去将朝恩勒死，对

外则说其受敕自缢。

唐代宗李豫在位期间，唐政府经过安史之乱，已经元气大伤。代宗面对危局，也任用了一些贤能之士进行改革，企图重振国威。

唐朝的都城长安位于西北，而关中地区所产的粮食不能完全满足京师人民和驻军大量的消费需要。每年需要把东南地区100万石左右的粮食由淮河经汴水入黄河，再转渭水运达长安。安史之乱期间，洛阳被占，淮河被阻，这条漕运路线完全被切断。广德元年（763），唐军收复了洛阳，很快平定了安史之乱。如何恢复漕运，把江淮的粮食调运到关中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面对这个烂摊子，唐代宗把这副重担交给了刘晏。

广德二年（764），刘晏带人深入江淮，察看地形，了解民情，总结前人办理漕运的经验和教训。通过调查，刘晏写给代宗一份治理漕运的具体意见，唐代宗十分支持，并让他全权负责办理。从此以后，刘晏发动民工，组织兵丁，控制浚流，打造船只。并把过去富户督办漕运的办法改为官运；把直运改为分段接运的办法。刘晏的这一套办法十分有效。江淮地区的粮食通过水道源源不断地运到长安，一年运四十万石，多的时候达一百一十万石。京师昂贵的米价落了下来。当运粮的船队到长安时，唐代宗派人慰劳刘晏，并把他比作是汉代的良相萧何。

唐代宗时期还对盐政进行了改革。唐初，不收盐税，安史之乱后，政府财政困难，于乾元元年（758）实行食盐专卖。在产盐区设“监院”管理盐务，盐价比以往高出许多，百姓不买，就硬性摊派，人民倍受其害，弊端很多。唐代宗永泰二年（766），任命刘晏以户部尚书的身份出任都畿、河南、淮南、江南、湖南、荆南、山南东道盐铁使，对盐务进行重大改进。

刘晏首先精简盐务机构，裁减冗员，合并监院，并在各大城市设立十三个巡院，负责管理食盐的销售市场，缉查盐贩走私。刘

晏还对食盐专卖制度进行了改革，把原来的官运官销改为“就场专卖”。把各地所生产的食盐由盐官统一收购，不许私自卖给商人。盐官所收的盐就在盐场转卖给盐商，商人缴纳盐款和盐税后，自由运销。同时，为了防止商人抬高盐价，还在偏远地区设立“常平盐”以平抑食盐价格。刘晏还上书唐代宗，要求下令禁止各地节度使对盐商增派税收，以免通过中间环节涨价，唐代宗同意刘晏的意见，这对刘晏的盐政改革是一个很大的支持。

在唐代宗的支持下，刘晏还在各道设巡院，选择精干廉洁的人作知院官。知院官每月都把本道各州县的雨雪、丰歉情况向中央

申报。政府在丰收的地区用高于市场的价钱籴进粮食，在欠收地区则用低于市场的价钱粶出，以稳定物价，称为“常平法”。在实行“常平法”的同时，刘晏又推行“均输”法，即各以当地的部分租赋收入和盐利，购买各地的土特产品，供应京师，既方便了京师人民的生活，又促进了各地土特产品的发展，使唐代宗时期艰难的政局和拮据的财政有所改善。但他的改革触犯了一些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只是由于唐代宗需要利用他理财，予以支持，使改革得以延续。大历十四年（779）五月，唐代宗死，由他支持的刘晏改革也到了尽头。十月，唐代宗葬于元陵。

唐代宗诗文选

封卫伯玉城阳郡王制

门下，建尔茅社，所以亲诸侯；加以金紫，所以封异姓。盖章叙之旧制，必选功而茂赏。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工部尚书兼江陵尹御史大夫充荆南节度观察处置等使上柱国芮国公卫伯玉，性与宏毅，识资冲远，公直不挠，智谋尤深，忠厚可移，文武是宪。幼读坟典，素知名于国庠，晚藉韬铃，因效策于戎幕。累膺将帅之重，积有艰钜之勋，竭力事边，乃诚王室，伏波料敌，每合我心，司马理军，差强人意。自荆门作镇，式是南邦，九江孔殷，三楚之会，澄清节制实得专征。而谋求政理，开示恩信，既爱人而省刑，将息马以论道，宽而有制，令协于师贞，简则易从，风行于刺举。疆事宁晏，厥功茂马。二等之荣，允兹驭贵。宜锡褒封之命，俾光优异之礼。可封城阳郡王，食邑三千户，余并如故。

增修学馆制

治道同归，师氏为上，化人成俗，必务于学，俊造之士，皆从此途，国之贵游，罔不受业。修文行忠信之教，崇祗庸孝友之德，尽其师道，乃谓成人，然后扬于王庭，敷以政事，征之以理，任之以官，实于周行，莫匪邦彦，乐得贤也，其在兹乎。朕志承理体，尤重儒术。先王设教，敢不虔行。顷以戎狄多虞，急于经略，太学空设，诸生盖寡，弦诵之地，寂寥无声，函丈之间，殆将不扫，上庠及此，甚用闵焉。今宇县乂宁，文武并备，方投戈而讲艺，俾释菜而为礼，使四科咸进，六艺复兴，神人以和，风化浸美，日用此道，将无间然。其诸道节度观察都防御等使，朕之腹心，久镇方面，眷其子弟，为奉义方，修德立身，是资艺业。恐干戈之后，学校尚微，僻居远方，无所咨稟，山东寡闻，质疑必就于马融，关西盛名，尊儒乃称于杨震，负经